建文書法儗

建文書法儗 附編上

詩論敘贊銘跋不次

東吳荒史氏朱鷺白民次

詩

江上老人

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 一本建文君何尤非

論

鄭曉

余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爲余言　建文君寬仁慈厚少嗜文章禮樂不喜任法律操切人比卽位得方孝孺專意行周官法度輒改

高皇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爲意聞敗狀謂直多發兵

耳邊平在旬朔間諸大將又多懷貳心以故
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云

敘遜國紀

鄭履淳曉子

自昔家國興亾必天人相符非有爽也三代而下一統世繼惟秦隋乃自速敗秦之暴横隋之奢淫非天亾也讀遜國紀竊怪　建文君無一子此何以遽亾
高皇帝冊造乾坤功高三代陵土未乾材臣宿將未盡凋謝邊疆無故宴然啟甲成康之舊
文皇南來忽于破竹何也人咸咎方黃謀國之疏或曰漢文天授少帝雖　輔以伊姜亦胡能存然歟夫天

與子後嫡長鮮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蘇終上谷瀼惠無嗣脩殺楊勇唐宗由秦王宋至孝宗始嗣太祖我

文皇亦然天命之矣自古以然建文君臣何尤乎居升之疏禍迫于鼂錯信乎天也天有所興孰能無廢翁故考之編年參之野史成此紀以備遺闕傳曰監于后羿而用德虔經曰勤用明德庶邦丕享作者意也

主德篇䟦　袁黃

建文施仁行義自三代而下最稱淳厚緣

太祖實錄多所刪改而諸臣著述又拘于時諱不敢
備揚遂使淑德善政澌滅不存我祖杞山先生得于
目擊口授家傳此篇不可不傳者也刻在成化中

悼建文皇后　　　　　　　　　　許有穀

滇池龍去隔蒼旻后土山河誓此身四載旣爲天下
母六飛忍見北來塵煙銷玉骨空遺燼事去慈宮獨
厝薪知有湘瑰望南狩九疑何處不凝顰

建文還國辨

王世貞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儠傞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餂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録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以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

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試之其說如前致之史弟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淸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眞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　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此事與應旂紀

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建文寓跡及沐鄭隱忠　王來儀雲南人

上世皆傳建文以比丘身來滇偕有徒衆初住會城五華寺深藏不與人接頗有疑者遂移羅婺之獅子山居頗久以土官鳳氏意稍懈復去不知所之壁題悉爲鳳剷滅久于滇是實歸朝則未聞也文

文皇愛壻稱五駙馬者即沐黔寧子昕下西洋鄭和即滇昆陽人而二人若不聞有寓跡者噫當時人心大可見矣

華朝五忠傳叙略　許相卿

國運興廢何代無之以死殉國若建文諸臣則自天地剖判以來僅一創見耳巻類爲五全文見華朝志

姚善贊

朱廷皋

維公守蘇懷國隱懼三吳根本實切畿輔乃消乃息興利剔蠹百凡中程威覃澤布黎庶既康亦闢賢路委巷窮廬禮勤徒步示民不恌式詢時務矢志勤王作五郡赴壬午之秋痛哉國祚城亾與亾公言弗誤一劍血腥千秋哀慕

臨江詞 原名過江南

彭澤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歎息

叩之至再三欲語還踧踖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失二句)内臺司風紀適遭陽九戹(失二句)飛箝論曹魏戮力事(失九字)淚霑臆膠固不知幾祇顧順與逆(失一句)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賊子請拄一　神考蚤謝世太孫推正嫡母妃開平家元勲載帝室姻婭盡雄豪健鬬萬人敵隱然九鼎(失六字)嫌隙一以開讒言肆罔極(失八字)見斥居然尾不掉大都是耦國時有黃常卿輕佻故無匹佯讀東宮(失七字)蹤類叔文論事時違膝一旦削侯王(失二字)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釁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齊公爲司馬折衝乃其職

失二句內相方夫子句失二樞機賚審勿又有黃門陳自
少儁英特句失二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自靖
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
明萬古常昭晰俯瞷五嶽重坤維賴以立父母且不
顧爵祿何能易寄語謝諸親怨尤竟何益所貴士明
志萬段奚足䘏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
生無乃非直筆乍聞毛髮竪空拳幾欲擊孤我坐夜
長四壁蟲聲宋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
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戇愚甘心取族滅不觀解與
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轂名垂簡策

壬午諸臣贊　王世貞

故兵部尚書南陽鐵公鉉翰林院文學博士天台方公孝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城陳公迪禮部侍中貴池黃公觀御史臺左副都御史新淦練公子寧戶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禮部左侍郎山陰陳公性善御史臺右副都御史江都茅公大芳刑部尚書南和侯公泰刑部右侍郎山西暴公昭參大將軍事遂州高公巍監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翰林院修撰黃岩王公叔英衡府紀善修國史泰和周公是修浙江提刑按察使前刑部左侍郎開封王公艮江西提刑按

察副使前右僉都御史崇德程公本立蘇州府知府
姚公善禮科左給事中常熟黃公鉞徽州府知府黄
田陳公彦回遼府左長史績谿程公通太子太傅魏
國徐公暉祖谷府左長史劉公璟御史臺左都御史
眞定景公清兵部尚書溧水齊公泰太常寺卿分宜
黄公子澄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紞皆殉命壬午炳爍
著穀者也其他侍從臺諫郎署守令倍之夫鐵公憑
未堅之築版鼓不振之兵器轉弱爲强幾就而挫天
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糜碎𦝫無小屈斯爲最矣希
直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寄雖經緯未究而黼粉巳

彰至于勁氣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防日月長新於乎烈哉姚安陸之牧三吳毋讓文翁高遼州之策諸王奚減賈傳他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雖志完節舍生成仁無可議者魏公絀彼肺腑堅此股肱非武寧開天之勳仁孝厚坤之懿豈直盆庚徙狩亦將慘夷五宗矣景公懐豫讓之誠而不獲逞齊黃秉鼂錯之忠而鮮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若張太宰小懦于霆擊而終安于雉經可謂不違之復未盡處死之道乃其敭績滇荒飭躬銓部與迪肩衡覩瑞骨臭亦洪建之良臣也因附而贊之或謂不佞既敘靖難之

勲復表壬午之義達變者爲優則守死者爲劣矣夫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絀首陽之墨允況今 萬曆龍飛

天子鼎命伊始褒詞煌煌舍後夫之不寧識忠臣于版蕩哉是宜贊其詞曰寶鼎告成珠繻就絡飛龍利見神虯已躍波沸九海埼傾十嶽帝座雖新廟皃猶昨子燕孫貽天無適莫神惟常享人乃歸仁壼箪枉野玄黃聿遵匪惟後夫亦有頑民莫輕匪毳以等厥身甘心不回五宗倏塵 桓桓鼎石 高皇所器完瑕立堅鼓敗爲銳大夏拉邐一木焉制执節内廷捐

軀東市辟彼隕璧光完魄碎 鐵 希直儒雄先民是程
翦遏戎機鋪張治平絕命長哦麗日經星流誼滄海
建標赤城 方 景道蟜蟜宣威滇池進秩春宮寅清帝
儀碪鏤鑊烹骨芬肉飴子孝父忠韋卞同辭 陳 有斐
瀾伯公車駿發銜新䡾冕職邇璽節飛檄逾琳投湘
擬屈臣操松筠闓儀霜月 黄 蹇蹇子寧著轂中外帥
臣失律以寵自解抗詞請執不媿司敗王屑遺芬金
川表派 隸 英英卓公徵奇屐虎曲突能謀逆鱗非忤
歸誠故天流惜新主疇云孔王乃寔愛女 卓 復初長
者獻替是勞御李輿尸馮河殉尭大芳佐秦毋忝祖

焦入臺而殞卒以節昭陳茅於赫秋官有侯有纍纍司
采訪以燕事告侯漕六師無絕甬道斷舌餘嚴抉心
猶跳侯纍高既宏識曾亦強辯賈傳請纓魯生飛箭妖
鵩垂凶蹈海終踐訪魏雖屢狗隱曷變高曾叔英讃夷
乃甘食薇殷德爲是周粟爲非王是修申雉在閣尊
經前峙孔廟後瞰鍾陵周良焚錢塘程到豫章心無
變謫道不移以王程毋如克一宣猷股肱封同杲卿化
美文翁姚鉞也苦土自沈于淵外無負友內不辱親
黃士淵循吏徇知酬宥彥亨純孝感親捐軀陳程嗟此
貞臣以及吉士封疆能死社稷是衛精白既同休采

曷異竄跡文身不可謚計文臣皇皇魏公氣如長虹委心王室削欵枺風璟亦負奇出控籓封從理入口皆以餓死武、子不歿文成有子終有後先節無彼此魏劉烈烈景君詭跡專嚮山䣿避名文曲徵象憤僢伍員俠肩豫讓事違志畢形泯神王景泰既受遺澄故家令剬濞鼂生除旦子孟竄逵心邏瀦宮移姓謀之不終得死而正齊黃張公爲滇樂不可支銘蹟雞峰衡樞鳳池曾是浮沈大僇不施拊心内謀意以完歸張枉昔梁元業所由圯韜于武夫優于文士堅甲百萬角首稽曾是矜紳而弗茅靡三靈效順九軌同趨志

士欽泣喆人如愚昭昭就湮冥冥可誣耳有口碑辭有藏書
聖皇開天爰立臣則錫胤旌祠以垂無極汨江揚波首陽獻色我作頌詩有光明德
陳廸贊　　敖英
江瀠之水濯濯精靈不瑞于物鍾爲喆人蜚英翰苑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千里乃參東籓乃伯南詔政懋師和匪舒匪敖天子曰都宗伯汝諧直哉惟清上副虛懷痛泣流涕昌言時疚宮保峻秩臣何敢有鼎鑊如飴臣死臣職方練同歸青天白日宛陵大節

百世惟公嚴祀在郡尸祝曷窮

黃觀贊　　尹直

烈烈侍中學有師承帝擢大魁歷貳春卿國步斯棘奉命徵兵兵未入援鼎革符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痛哭江上招寃以盟身遽赴水言友屈平從容忼慨二俱可儷孰記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

方孝孺贊　　謝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宏上泝伊洛如麐在藪如星在辰旁觀一世絕類離倫心實希聖自視欿然盤銘書紳

襍誡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于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歷宋迄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過孝孺故居　魏澤

筍輿衝雨過庚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孤猨墮哭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令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又孝孺贊　韋褒

昔管仲不死子糾王魏不死建成而卒以霸王之業顯然春秋不以召忽之死爲非也方公雖得慘禍惡

可少之哉

文皇帝他日有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昭皇帝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大哉　王言觀此則諸死難臣得失明矣袁袠曰方孝孺之于　文皇湯武之夷齊也

練子寧贊　敖英

於赫中丞直臣之嗣弘識遠覽凌厲千祀昔在序膠友金文靖自分節烈天牖厥性彤廷大對肝膽精神直哉吾道遑恤批鱗載筆木天文譽四起荐承內臺矯矯風紀豺虺在廷憤不忍瘠欲飲其血以快我心

故宮煙沈臣心不涅首陽無薇甘死爲烈倒戈弗志
惟　帝念忠九原可作爾爵爾庸文山疊山西江間
氣公神與遊含笑無媿
張紞贊　尹直
亦粵太宰赫赫桓桓蚤舉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
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治行第一乃冣百官
品裁允當知人匪難旣遘國凶智力莫殫自經自靖
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黃觀張紞耿淸贊　袁袠
黃之沈淵張之雉經亦各行其志也耿公慕豫讓之

義束劍以朝盡心焉耳矣成不成豈足計哉

王叔英贊　　謝鐸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無周粟食薇乃甘迄餓以死惟義之躭昌黎有訟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周是修贊　　尹直

或謂是修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何竟獨行其志焉彼直全軀保妻子籍口管仲與玄成欲圖後功以飾恥耳烏乎舍生取義是修有以

王叔英周是修戴德彝盧原質贊　袁袠

人臣不講于見危授命之訓懷貳心而反竊笑死者以爲愚直犬彘之不若也王周之自經戴羅之碎首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四子有焉

董倫贊　未肖倫姑存之　袁袠

昔魏徵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有以哉董公以甘盤之舊赴宣室之召從容淸禁壽考令終不與齊黃之難將不得爲良臣乎哉

鄒瑾魏冕陳繼之龔泰曾鳳韶王度贊　袁袠

先民有言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

死義之臣豈不信然哉鄒魏六公面折廷諍竟效納肝之節守死善道非斯人其誰乎

王艮樓璉贊　　　　　　　　　　　　　　　　韋褒

韋褒曰王艮之憂樓璉之怖皆浩然之氣餒而未克耳夫子曰仁不憂勇不懼二子歉焉然以視反面二心者霄淵矣何害君子哉

黃鉞姚善合贊　　　　　　　　　　　　　　　楊儀

叔揚克一之死均忠也克一受命于君舉義師作五郡倡雖無成功可謂不負社稷然而身死族夷君子悲之叔揚畢葬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

狥命而從容自沈于河不棘以蔓禍不紓以苟生孝不遺親忠不後君信不忘友於乎備美哉賢其生矣

黃鉞劉政贊　　韋褎

韋褎曰建文君之難吾蘇死事者得三人焉而黃劉之死頗相類故附列焉夫方公信知人矣而劉之不食周粟豈行不掩言者哉

弔黃鉞墓詩　　楊福

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溼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一生已付采薇歌手披宿艸孤踪滿寥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弔黃給諫墓詩　　朱鷺

墓在虞山北麓楊禍收葬邵圭潔爲立石

步出郭北門秋艸政萋感山原冢纍纍黃公碑可讀當時公居憂不死亦何恧豈奮彭咸志白日葬飛瀑祭器未及家忠蒐去南服沈軀匪不痛誓言在姚牧凜義揭高天荒丘但樸樕收骸樹石人傷哉並不復

姚善贊　　袁袠

袁袠曰余童子時數聞長老言姚公之治蘇勤恤民隱而敎之以禮其消息因革皆可施永久昔子賤治單父夫子問之對曰不齊所師事者三人有賢于不

齊者五人皆敬事之夫子歎曰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觀姚公之禮遇賢者雖子賤何以過華除間北兵長驅諸郡望風降迎惟恐後獨公以蘇州底節不下伏劍而死忠義之名施乎無窮卒賴得士之助彼井蛙之徒志驕氣滿視下交如辱聞姚公之風可以媿死矣

又贊　陳建

按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而王賓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節國初此風往往有之悵今懷昔眞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陳彥回贊　　韋褎

昔嵇康被戮而嵇紹卒爲忠臣觀彥回之亾命變易名姓有足哀者而卒以忠死其許身狥國素所畜積也豈彼富貴苟生忘親事讎者比哉

顔伯瑋贊　　尹直

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顔侯守沛百里堅守孤城矢死無貳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刎死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曜青史

顔瓌葉惠仲鄭恕王省贊　　袁袠

韋褒曰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顏公者可以寄百里之命者乎葉鄭事無所致要之皆能死者也王公觸柱有烈士之風焉

高魏錢芹贊　　韋褒

韋褒曰高生上書翩翩有策士之風以魯鄺自負然破竹之勢豈口舌所能止哉錢叟志希功名激發姚守亦奇士也

梁田玉贊　　王詔

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暉

梁良玉贊　　王詔

忠臣蹇蹇遵彼海澨耽書玩市資以盍簪屯如邅如哀此陸沉

何申贊　　王詔

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梁良用父子兄弟五人贊　　王詔

汎汎栢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自沮厥心

宋和梁中節何洲郭節贊　　王詔

英子陳範嚴翠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

寥寥冥鵠

郭良贊　　　　王詔

駕言導引嘯傲林皐翱波莫輓使我心勞

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和郭節

何洲贊敘　　　　鄭曉

今吾故吾知我者誰潛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鵠豈吝姬疇而甘灇下山林水溢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委蛇完節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洸洸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亾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攷僅得百餘人此

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泯又得好義者寄錄其姓名系以數言藏之蕭寺祕處歷百餘年而松陽人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詔亦僅爲九人作贊其十一人不可攷矣

雪菴和尚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馮翁東湖樵夫

合論　鄭曉

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竝失其名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首事死者五人論 張昺謝貴葛誠彭二盧振　汪太常

建文諸臣成仁取義之死靡他一何競相效也我
太祖用夏變夷匡正天下而福壽死事于元中乃命
禮葬之至秩祀焉所為培養天地之正氣豈一日哉
今日褒表既往正以激勵將來可謂繩其祖武者哉

諫死者一人論 余逢辰　汪太常

夫伯夷叔齊民到于今稱之以夫子為之論著也明
詔褒及逢辰將不與夷齊叩馬之諫並傳哉

自盡諸臣論 周是修等二十四人內梅殷李堅牛景先等不當列自盡例　前名

夫荀息死晉召忽死齊彼豈不能自見其奇哉以為
義無可逃也是修諸臣之死靡他忠義凜凜在宇宙

賢于生多矣乃若張紘毛太亨董倫相繼死于解職之日樓璉死于艸詔之後王達死于十難之餘甚至變易姓名潔身行遯若雪菴和尚東海樵夫之類更僕未易悉數也國初人心風尚一至此哉

繫獄死者一人論　魏國公　汪太常

夫拒命于方將之時猶可能也抗節于勸進之日是難能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屈所稱世臣社稷臣邪

坐黨死者論　劉瑞等七人內黃希范非黨而楊任是黃子澄黨遺之前名

古不有恥不與黨者乎以同道坐黨死友道光而君臣之義彰雖死不恨矣其亦烈丈夫哉

逮死諸臣論 方孝孺等五十八內陳迪自赴京死而彭與民葉希賢俱可疑削名

夫靖難以誅齊黃耳若孝孺諸臣固將待之以魏徵者而諸臣不忍負其故主必一死而後慊于心夫非殷頑民意乎

力戰死者論 瞿能等十八人內楊本不在力戰例而滕聚彭聚遺之前名

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瞿能諸臣致命遂志豈與規避偷生者比哉

守城死者論 陳植等十九人 汪太常

夫封疆之臣死守社稷陳植諸臣非邪即非地方官而以奉命來地方者與城守同爾

事後圖報死者一人論 景清 [illegible]

夫景清者豈慕豫子之風興起邪心盡矣成敗天也

齊尚書斷 外史氏

諸藩之釁泰實開之有過無功其齊太黃子澄乎然泰初以習知邊事受眷

高廟及後專閫外之事乃多失策又可嗤者幸以死節終差可原耳

題練子寧自靖祠 見臨江集

中原龍戰起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顯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謁安慶余忠宣公祠 坿錄　　練子寧

將軍忠節冠荊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艸折戟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奠椒漿

書胡閏抄提遺冊後　見鄱陽軍冊

胡公死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累遣充軍親戚一百一十四名隨衍親屬長解戶長當千人萬里路資當萬金則又擾及一縣清審勾解又擾至今二百年陳瑛流毒之遠如此時風聞建文尚在諸臣與之陳瑛力主殺戮窮黨與 文皇惑之故慘毒波及無算永樂九年陳瑛亦沒產亦獄死天

道好還信哉汪繼陳寃死陳興祖一家十二命丁善興全家絕滅汪亦絕滅永樂二年李景隆沒産獄死永樂三年茹瑺全家獄死幼男亦鞍轡局婦女亦浣衣局永樂十五年谷王橞闔戶自焚與齊黃相去幾時彼英爽在天終古如在此萬年唾罵不得如腐鼠之速朽也賣國偷生者其永鑒之哉

哀猨紀異　　沈鉉

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死抄提妻汪氏子傳道傳慶與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一路無人煙雨夜聞哀號㪅時見光怪久之有一猨獨哀鳴

徹曉東西皆汚池黃茅白葦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
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煙念胡族詩禮舊家培養
千餘年乃成忠節豈偶然哉況其波及諸賢鄉關彫
謝此孤猨之所以獨泣邪

㮴文紀異　　程朝京鄱陽令

御史屠叔方憫胡公新祠淹沒親友久隸戍籍無以
妥忠靈地下疏請
天皇欣然釋之文移長丈許㮴邑門忽爲旋風招搖
入天際杲日正中若素鸞翔回自午迄申覆還邑正
堂之中衢胡然而騰騰而不毁又胡然而返返而不

之他所而止諸廳事之中衢也邪予益驗胡公如在之神耳提面命當不若斯切也駋枝戎牘得若于人請宥之邑大老史先生爲紀異詩示余敷續二章冀率同志者於每歲六月十三日歌以祀公交游被遠者列兩廡配饗苗裔之存者歲主祀事嗟嗟胡公妻子親戚交游豈不萃忠精於一堂也哉此固余有待未展之懷也

奉祠何公贊　　陳昌積

揚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爲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

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邪公託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乏平生於巖谷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葉希賢贊有序　馮時可

婁江王元美嘗謂余　建文上實自焚于火世所傳髠緇爲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邪由二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余以癸未遊黔西孔洪菴其菴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　建文上曾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粤不知所往又云主初來時兩比丘與俱未幾卽去所謂兩比丘者抑葉與

程邪初相從卒相散者豈嘗特物色之急不能終捍牧圉邪捉騷而哭志可知矣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子厥考貿首之讎厥子回面而攷讎此直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公之削髮徇主徜徉松柏灘以老其西山采薇之節哉毛生復者輯公事略爲書意念遠矣春日特持以獻余感其意爲之贊亦以敎民忠也

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軀何有回面事仇亦孔之醜噫歟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秦庭難吞遊方之外緇流爲友雙淚點騷潑心寄酒善慶

里傷濂高崖陡慘淡雲寒喧飈雷吼孤憤猶然寧隨
骨朽彼人奴哉茸心廣柳

朝野彙編序略　　　　屠叔方

高皇帝旣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
福壽戰歿　敕以崇祀謚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
卿　聖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
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
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緬惟
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蹟卽零星
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援捕之踵及故其事十

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祕藏之禁解以後稍
稍始言華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即御史給舍縋城死
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
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
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
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摟奇弔古訪
求其故聞而摟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
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
揣拙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
山經地志崖鐫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

聚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華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竄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横比烈其湮蹟緇黄薙名傭販賣卜絕域痛哭淚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巳大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録褒異而表章之以巳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裒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

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
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
而後庶為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
能竊而負之孤猨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
名耳若不為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
無所考東精爽銷沈英風黯淡此豈獎頑激貪發幽
闡潛之初志哉用勒是編以竟末議他如叔方前疏
所請謚未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
之編戍籍者未及盡除幸惟
聖明寔始終之弁以俟後之君子

又序略

陳繼儒

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紓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群力群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

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以一時之諂心抹殺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録曾幾何時刀鋸尚暖

箕裘宴然而弔湘哀楚之詞已克物踰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邈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尚忍言哉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吾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爲盡謬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

弔黃給諫墓　　欽叔陽

空山落日照荒阡再拜披蓁倍黯然拂拭殘碑題姓字可憐猶記建文年

當年長嘯赴清波兮於今比汨羅欲酧一尊歸骨
地臨風誰和采薇歌

景公清贊　朱鷺

異哉緋衣公懷刃弗試旻象蚤徵一念便巳千層霄
邪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

王賓贊 有紀　朱鷺

先生字仲光號光菴吳高士也未冠父歿終身不冠
併孝子夙善媲少師少師埽墓歸吳謁仲光再閉戶
不見巳徒步徃乃見之談良久諷仲光左右
文廟仲光遽墮甑而仆口目俱斂家乘云少師三謁

王不肯見從門隙窺見呼之王答曰和尚差哉蓋以鄉語應云有文集若干卷至今未刻嘗治鑿故又以鑿名亦其託業云

贊曰仲光先生姚公克一所降心以從士也少師烏得而辱之墮甑而什口目俱歉此古放言自廢之故智哉庸以遂志亦以保宗孝孰大焉總角而老痛父命之不逮其小者也

過金陵弔方正學諸臣詩　朱鷺

四年寛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

魏國公輝祖贊　王世貞

當

文王之起兵而魏公其妃弟也公舍不復而恬然趣死一何决也于建文爲純臣于中山王爲令子矣故文王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王良贊　李贄

良以問燕人罪從末減被讁則其人已大有識力可重用矣

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從容死夫人饒良食先良死良殯祭夫人囑遣幼子畢然後死雖建

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
文皇嗚呼烈哉

劉政魏澤贊　　李　贄

劉政爲其師魏澤爲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
道絕矣

羅義贊　　李　贄

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
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
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敗可畏哉書也

忠節録序

焦竑

嘗攷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　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冶城録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群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修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頹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與嘆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

復增入者若干人於事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
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
乃出以眎之而弁屬爲序余竊惟　高皇帝翦除兇
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
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
如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　文皇帝
殆天之所與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
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群豈不
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群皆奔天柱
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耻道喪

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寖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寃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奸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即幸逃於指視寧無怍於衾影然則世之囘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

黃侍中墓祠記畧　　焦竑

公闔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毋而臧獲十餘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

方侍講墓祠詩二首　　黃應登

遜國元家事捐生屬舊君自留清汗簡不奉赤符文
山有遺骸在阡從隔世聞松楸誰是主悵望隴頭雲
拒命寧投筆孤忠不自禁兩朝國士遇一死故臣心
表祀冤猶壯遺丘跡可尋祗今封馬鬛堪並首陽岑

黃侍中墓祠詩　　黃應登

徵兵空欲起沈淪詔下驚聞革命新四海乾坤仍父

子一門夫婦自君臣芳竟不逐流波散隱痛偏從急
湍中俎豆祇今臨澤畔徘徊長憶墜淵人

方侍講塋臺詩二絕有引　　湯顯祖

方家女種落教坊年年踏青雨花臺上望而
悲之曰我祖翰林君也雙梅樹爲記因地入
梅都尉家而酎絕于爲植其墓有田春秋祀
之教坊人先已爲李道父郎中放其籍嫁商
人矣

碧血誰將雙樹栽爲塋相近雨花臺心知不是琵琶
女寒食年年哇紙來

宿草悲歌曰欲斜清明不哭怕梅家那知都尉當年死一樣忠寃傷雨花

豁戌紀事　　　　黄持雨

建文死節臣歸善邑御史王公度族黨戍粤東者百五十餘人余來守惠會
上允臺臣請赦諸死節族黨在戍者專下郡縣余即日搜核得三十五丁奉
旨悉與除籍該天下所在覆盆蒙恩者一時不知幾千百人雨露天寛忠魂冥躍快哉真
盛德事也余因捐俸新表忠祠録王公世孫奉祠不絶

登報恩寺塔感述

錢謙益

文皇起藩服提劍事誅討喋血遍四海迴心禮三寶琳宮逼諸天窣波矗雲表既顯人王力不禁孽火燎三界風輪轉彌天刦灰掃偎燼百年餘孫塔尚縹緲朝拱 孝陵尊襟帶江流小回首雙闕間依稀舊鑾道登臨王氣出還顧憂心標猶憶 燕師入金川痛失保閭宮玉石燔禁殿戈鋋擾以彼一炬威窮此人天好須臾報恩刹煙燄亦圍繞作矢灾相尋幸哉塔光紹熒熒萬歲燈長照舊宮草

謁方希直先生墓祠四首

錢謙益

萬曆龍飛錫祠王弘誨趙用賢鄧以讚汪應蛟湯顯祖程心德栢繼營成之

侍講祠堂歲享烝西山　遜帝墟誰升忠臣一樣南枝恨墓草千年對　孝陵一著麻衣哭　太孫孤臣十族死卹恩　燕王孫子今天子珍重春秋祭齒奔門

塚中碧血不成灰蕭瑟棠梅傍塚栽悵望金川曾失守忠魂怕上雨花臺

怯步何心問雨花年年掛紙泣琵琶行人尚說前朝事女種依稀似鑄家方家女事見湯臨川集

嘉戊申詳道院劉林節略　　徐良彥溧水令

查得駱俊等先世遣戍名數委係本縣故兵部尚書
齊泰女壻等親尚書就逮抄沒九族外親之親俱發
興州等衛在永樂十一年齊黃遠親未拿者已經免
有洪熙大赦泰子亦得還鄉今
上初年褒表忠寃卽于南京朝天宮前建造大表忠

祠泰的支齊承恩送學衣巾奉祠萬曆十二年奉
旨准御史屠叔方所奏除齊泰黃子澄外方孝孺等
連累發遣親故願歸者給與印帖放回不願者給與
免帖即在戍所附入民籍隨住即將冊內軍名削除
不許復行勾擾欽此竊照齊司馬始受顧命之重終
守殉難之節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方孝孺之面觸
文皇也而赦鐵鉉之幾危
文皇也而赦齊黃之罪何獨不可蒙赦也況
皇上登極一詔表忠有祠春秋有祭業已蒙恩一視
矣乃司馬雖獲原于既死孫枝雖濫録于黌宮而司

馬之外戚遣戍如故何司馬之罪可原而司馬之外戚不可原邪夫以二百年下牽連親故道死相望流離無巳莫可控號請命非所以沛
皇仁而維人心世道也乞慨疏　請比照方孝孺臺連親故一體豁免幸甚爲造各原戍緣由略節一冊申詳

忠臣譜詩　朱鷺

代著臣節以烈壬午行遯彌山雅經望戶沈波撲啖血鍔膏斧刳腸積坻斷首紛雨五宗飈迸四顧猶舞敃頑何多周命不覯傷哉秉心無貳故主生充四祀

總節千古

衮褒煌煌是用作譜

攤絮迂談

東吳荒史氏朱鷺白民甫

談華除建文事也時未遘

今上允復年號盛德事予音嘵嘵贅矣語又半入書法中而此復全存者不忍始也亦慮析入者條貫靡竟未得直通鄙意耳鷺識

談之曰方寒兄弟攤敗絮而坐備攤絮云爲朱伯子白民季子道方蓋萬曆甲午冬二之日也道方挾藩史問難指昭烈帝紀曰天下不一統不帝蜀何以帝

白民曰帝也昭烈既炎室之胄孫曹姧矣姧不掩胄帝昭烈不亦可乎何必一統道方曰三國鼎分昭烈君臣自分一足耳作誌者全以天子之制予魏通鑑因之不改至子朱子綱目之作乃始奮然改筆曰後漢曰昭烈皇帝目吳爲僭明曹爲賊而先主儼然正天下焉然則天下之統紀一史筆能予奪之乎昭烈不自謂帝也歷晉迄宋不與其爲帝也紫陽秉筆乃在五六百歲以下而斷以獨見不爲私更張往牒不爲擅還統紀於易代之後振筆削於蠹簡之餘而千載無異議史權亦重矣哉白民曰史豈直紀言動而

已筆代褒誅權所自制故微嫌可剖沈枉可雪其況
大義較然彰著者乎哉春秋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
狩於河陽存其大也綱目祖春秋遺意存漢不亦可
乎又奚惑史權重也

道方曰周漢往事春秋綱目往史其在
本朝若革除一事顛末何如可得議短長乎白民咨
嗟太息而應曰惡惡所置短長議雖然顛末可具道
也孔子曰邦有道則危言鄖為若發迂議可乎昔者
建文天子用齊黃兩臣謀削奪諸侯王爵或廢或死

而禍且逼燕也
文皇帝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遂起兵靖難以誅姦
臣爲名持戰三載而
天命卒歸
文皇帝金川之門啟大內之火熾而
建文天子以崩聞矣葢壬午歲之六月十三日也
文皇既登位未遑改元命革除建文仍偁洪武於是
有洪武三十五年之偁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録
更貶帝偁君而建文忽若滅遺矣道方訝曰一至是
靖難革除二俱過邪白民曰否否靖難是也而革除

則過

高皇帝定鼎金陵特以順一時歸附之人心非持久計相陝弗果若有待焉天實篤生

文皇徙鼎北平奠萬世之安靖難曷可少乎即以人事論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容可謂至當

建文君臣一朝舉約束而更之紛紛焉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有震怒不寧者昔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而伊尹放之桐天下不偁逆

文皇帝即舉兵南嚮豈過乎而況

高皇骨肉未寒　諸王相繼廢削若周若湘若齊若
岷憯然傷夷矣張昺謝貴等伺燕日密而指揮使收
燕之敕業已洩露矣此時而欲終守人臣之節不亦
難乎鼂錯不能使吳楚之不執詞齊黃兩臣又安能
制燕兵不舉邪
文皇帝舉兵之日嘗一上書矣曰
祖訓有之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　親王訓兵以待
天子密詔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又諭將士曰禍迫
於躬實不得已耳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吁何
其辭之正也不庶幾動以義哉巳而

建文天子崩聞齊黃先後歸死則罪人得矣無復成
王之可輔矣天下固
文皇帝之天下也非　文皇帝之天下而誰之天下
哉嘗試設言之當北兵薄城時有如
建文天子誡將吏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百數人
城外雍雍然載旛御蓋以親王禮奉迎曰聞殿下欲
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衮冕臨
朝設周公所負扆以待當是時
文皇帝且柰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
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出此也遜去焉崩聞

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　文皇得晏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感
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之始與爲　文皇討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
肉不幸之意曰旣不獲遂予周公輔成王初志予敢
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
建文上議謚議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
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逞之跡足可有辭於天

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
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仇讎相克之所爲而
安在其爲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無乃非
天所以相
文皇帝意乎惟其急急于滅
建文若快意一逞者然而始開天下萬世之疑以爲
文皇帝私天下有如是其固然矣夫靖難執詞庶幾
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故曰靖難

是而華除非也且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輟朝三日矣命以天子禮成
葬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葬而史獨貶
而稱君年獨削而不用邪以爲
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不足存邪我
太祖埽逐胡元再闢宇宙爲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剥
餼四祀無主實續而名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
位華夷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剷滅之辟
如白日正晝而欲掩爲昏宵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致生之生致死不兩倒哉跡疑於私而事入于倒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潸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

道方曰革除之不可也如是其柰何自民曰言之矣皇明之一葉不可以不存存之柰何曰復革除復革除柰何曰借存于史漢昭烈且得以史存其況

建文乎頃

天子下令纂修　皇明正史將合二百餘年之實錄

會而成編開局延賢旣聞耳矣此微特斯文煥發之
秋將亦公道彰明之會者儒碩輔其遂無慊慨議復
此者乎我與若姑傾耳以聽可矣道方曰
文皇帝之所革除也而又誰敢議復乎哉復之是昭
文皇帝之過舉而發其瑕也傳稱揚父之美不揚父
之慝而又誰敢乎哉曰民曰甚矣第之闇也夫靖難
動以公者也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復革除乃以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而又爲發瑕乎哉夫治玉者
務擇瑕而去之瑕不去千載無完白

今日之史亦若此矣吾聞孝子慈孫惟是蓋愆幹蠱光昭前人之令德爲兢兢不聞匿汚揜垢以遺後人發也而曰誰設誰敢是何言與嘗觀

文皇帝發謀舉事往往遲疑於天命人心向背之際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書則引

祖訓執詞則除罪人諭衆則曰法周公心固曰吾一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啟

主君不校而自亾何憤不雪何怨足畱而又必革除之爲快哉烏乎豈謂

文皇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寛宏邪當是時靖難

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刻之說以從臾其間者
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卽如賊臣都御
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其況
乃更嬗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
文皇帝意卽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太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占之矣而遺詔卒
立

太孫無有動搖意雖以
文皇帝之聖也倫智慮過人酷類
太祖者而寧寘之籓封
太祖固曰自我創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孽萬世而
下有庶奪嫡孽抗宗者我開其亂也亂一傳而萬世
之傳足慮焉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矧舉一傳而
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甚久矣從是言之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者復章除也釋

二祖在天之憾者復輦除也夫舉事而足以昭公滅
私而釋在天之憾此孝子慈孫之所亟圖而又虞諱
觸乎哉不寧惟是有天下者父爲祖則子爲宗百世
不易之理古未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　明始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稱祖豈不有當顧惟是有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並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邪故以一
代之首而虧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而平列爲祖

亦非體也明史將爲萬世觀其得不深慮邪即不爲
建文計獨不爲
文皇帝地邪是又秉筆諸臣所決圖度也而曰誰敢
誰敢乎哉道方曰秉筆諸臣圖度易見諸行事難綱
目之存漢昭烈也異代也居昭代而擅借存焉謂臣
子何白民曰吁是未易爲若言也吾所謂借存史筆
云者非曰肆然無所關說於
上而輒爲之復年僭號也又非僅僅年號之請而已
也將請其年必請其録得請其録必請其謚得請其
謚必請其饗而後儼然成一朝天子褎然成一朝實

録而可以後先
二祖之間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乃以快然無餘恨雖
然請而得則非臣子之所能必也非
聖天子獨見獨斷爲一代惜統紀以昭公滅私爲大
誼以區瑕掩垢爲陋識其又安望剖破拘攣慨然舉
此曠典乎哉夫至于請而不得而後史臣之權有所
不得不用矣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奪則奪予則
予天子不得而寓目焉誠以垂萬世之勸戒而已繇
筆之權而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以然而獨難于
今日乎即不復請謚請廟饗而修實録非史臣事乎

斷以史臣之權而爲建文立本紀復其年隨録其當時行事以存皇明之一葉令前後統紀不至中闕而不紊矣非匡救忠乎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邪與其爲野史書爲後世書傳疑述謬遂影尋響譸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今日乎秉史筆者猶得以彌縫潤飾其間而不至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又可不用邪然則書法何如曰我夙有心矣近艸就未訂定故不敢輕出也道方曰建文之借存于史史臣之不獲已也設

幸而得請直復年巳邪即欲追諡追饗其若何儻亦有說乎白民曰諡以易名也寄美刺於一字仁暴與亾之主得共之無不取焉　建文即亾國何至幷易名之禮而廢之原所以亦惟是革除故苟得請焉雖追諡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𫝹之萬世人心之公是何不可之有雖被以極垢蒙之大辱如幽如厲如愍哀固亦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巳矣按諡法在國遭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儞愍皇帝其亦可焉敢覬嘉號我
高皇帝制法親王亡一謚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謚終
亾弗謚也矧紹大統正南面儼然臨天下者四歲顧
弗得一字之及乎哉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　郡王下也正恐能削其名
者不能滅其實終爲欠事耳必難一謚意倣古少帝
畧儞即非至當義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
亦何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道方曰即幸而復
年矣追謚矣　建文居然一朝矣其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之額何曰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不遷非此盡遷也建文廟饗固遷列耳今其主在陵舉而入之祧廟不亦可乎夫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數而於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魯躋僖公以爲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以親親廢尊尊父子兄弟不同繼而同偁世何則重統也　建文非一世之昭乎安得以失國之故叔姪之嫌而擯去之去之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

建文不可以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誠復即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之統紀乖矣其何以信萬世道方曰自古亦有君天下而不得備年者乎白民曰無之位可革年不可革位可除號不可除漢惠帝養他姓子爲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忝虛也昌邑王賀以藩王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入也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爲廬陵王矣綱目書帝

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章四歲
天子如
建文皇帝也而不得倂年乎哉
孫蒙
祖號死亂生年失無大於此者以爲亾國之主與古
之亾國者非一姓其諱竝年而亾之以爲德不足存
與顧何如桀紂桀紂桀紂固有年也況
建文弱冠之年能以與致太平爲已任躬郊視學復
高年勸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不自暇逸庶
幾守成令辟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備之而當時政敎亦曰寬務大能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咎生于燕古雖刻削諸藩而要亦自爲社稷計可得追滅之邪即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非巳定正

聖子

神孫幹蠱補闕善繼善述時乎道方復問曰革除後亦有議復建文者乎其始于誰白民曰有人心者盡願是也而始誰哉然其最可據者莫若

昭皇帝

長陵碑文矣碑備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故聞
建文君自焚大驚發衆馳救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斂葬
建文君雖廢猶書其歿曰崩當其在位尊之曰朝廷從是言之
文皇名沒建建文實未嘗沒
建文也其卽位詔
諭臣民敕封功臣敕曷嘗不偁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併之畢竟實難掩耳

昭皇帝雖

文皇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